

特優

作品名稱：你好嗎，親愛的梵谷

作者：李培瑜

作品說明：你的昨天是一片漩渦組成的黑夜，

這片黑夜點亮了我的今天。

我的昨天遇見了想像中的你，

這一次，你啟動了一個創作的契機。

親見你的梵谷，當子彈貫穿你的腦袋，你的生命已經永遠留在那個今天。你是否還記得，你生命中無數個所謂「昨天」？你是否曾有一點點留戀？或者，該這麼問，你想過昨天麼？還記得第一次和你相遇，那些自畫像讓人心慌意亂，你的眼神或空洞或尖銳地逼視著自己，在在顯赫著，你看到的，是當下。在那個當下，過去或著者未來者都是懸浮著的，唯有當下，你才能確認生命的存在，你的沉重和不安，才終，於能著陸。我站在你跟前，視線相交，只讓我一陣鼻酸。原來一個人居然能看向自己的最深處，那麼赤裸裸而不可逃離。

你知道嗎，當你負傷裹著繃帶的左耳在我眼中被放大，與你相遇的那個昨天，改變了我的每一個今天。

法國的天氣還好嗎？台灣的天氣依然如我曾提過的那樣，特別是台北，炎熱或寒冷時，都伴隨著擾人的潮濕。昨天下午四點，夏天依然凶悍地燃燒北台灣的天空；就在這樣一個天氣，我著魔魔似的，背著背包出了門，像是受到某種奇異的

召喚，無法抵抗。整條馬路者給日曬得有些模糊，我不得不撐起傘，然而你相信嗎？在這片讓人暈眩的模糊當中，我遇見了一個像極了你的人，那在烈日下鎮日塗抹畫布的男人，真的，像極了你。陽光似乎給所有事物都渡上了一層金，草皮都染得有些刺目了，我突然發覺，當風吹起，這些小草搖曳的弧度十分親切而熟悉，看似根根分明，卻又在光線下完美地高出。那色彩多鮮豔、大大膽。我和我的傘就地佇足，成為畫面裡最突兀的存在，不忍聽著那種稀有的靜寂，我只是看著男人和背他的駝背擋住的畫布；看著他向樓，卻堅硬地像座牆壁的身軀，開始懷疑這裡是台北，還是你住過的阿爾；那麼遠的法國阿爾，像火一般燃燒的阿爾。一時之間，我竟有種召喚，你在阿爾點起的火，從歐洲燒過亞洲，再燒過台灣海峽，一路燒到台灣這個介於熱帶和副熱帶的小島上來了。幾隻雪白羽毛男以頭男暗地在男人身旁打轉，他們身上的白色羽毛像是精緻漂亮的金銀布，多麼璀璨耀眼。看他們在男人身邊安然的模樣，原以為他們不怕火的，但這些白

合身卻在我上前一步的同時，全都默契地退散開來。

「你看見我的耳朵沒有？」

我似乎又聽到你這麼說，帶著困惑和無限徬徨，而你身邊的人，只以一種審判和恐懼待你。但其實當薰風拂過，那男人依舊保持沉默，他握著畫筆的手巨大，而且骨節分明；那是一隻瘦削的、飽經風吹霜的手，手背上的筋絡就像綠色的蚯蚓一樣扭曲著，昭示著他是用多大的力氣在和他的畫作交談。也許就在一個平凡的午後，你也曾背著畫具，將所剩不多的顏料狂瀟地灑在畫布上，然後攪著搖搖欲墜的身體塗開那些過於濃重的色彩。你還剩下多少力氣？還剩下多少可以面對世俗的力氣？你活在一個那樣純粹的世界，這裡太過污濁，當你突兀立於這染缸中，誰又能承認你的純然呢？

即使有一樣的姿態，男人的畫跟你很不一樣，交錯著複雜的紫與藍。沒錯，我只能說，是很不一樣。你用你畫裡的慘烈咆哮終讓我明白，決定事物價值的，從來

就不是世俗裡的任何人，而是那個看不見摸不著，卻龐大而且確實存在的，時代。而我再不能忍心，成為時代之中，手持利刃的那個劊子手，不讓任何人記憶裡，關於昨天的片段。親愛的梵谷，你好嗎？你悲憫的雙眼在畫布上成為永恆，當昨天的暈落聲漸漸隱去，你也許會聽到，今天我們留給你的，是長長的嘆息，以我們懵懵懂懂的理解。

最後，男人單膝過身，身手上的那支畫筆乾枯分叉，碰過我巨大的襯衫，再碰過我掛著汗水的臉頰。他笑了，眼底是那樣天真無邪，彷彿剛才的沉重只是一場遊戲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想哭。

親愛的梵谷，最忠於上帝的孩子，你好嗎？
你一定很好，因為上帝的懷抱，才是你最渴望的歸宿。